

● 综 述

# 学理的探讨 思想的交锋

## ——当代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晓 芳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晓芳(1977-),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22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1-0128-02

2001年6月27日至29日,美国西东大学亚洲研究所、《文艺研究》杂志社、《文艺报》社和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在武汉联合组织召开了“当代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30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就流行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生、发展状况及其相关的课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从宏观上对当代流行文化这一命题的产生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讨论。他们分别从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心理、商业价值观念、宗教价值观念等不同角度来剖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概括,总结出当代流行文化的特征。

从政治文化心理角度来看,论者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为线索,剖析了当代中国特定人群(知识精英阶层)政治心理的微妙变化与流行文化的紧密联系。与会学者认为,正是“政治事件”迫使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心理及角色边缘化,其重思想、重政治的所指叙述逐渐式微,这为重感官的流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就艺术发展史来看,商业价值是文化中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和重要性有所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社会日益形成规模,文学、文化正在经历最显著的世俗化过程——在艺术中商业价值逐渐呈现为显性的因素。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被纳入商业视野,而且形成了这样一套规律:商业价值含量越高的文化产品,就越流行越畅销。而有些学者则着眼于流行文化中的宗教价值观念,认为自佛教的禅理进入当代流行文化,化为文本,丰富了宗教文化意义,坚守了人关于本质存在的浪漫激情及想象,巩固和提升了流行文化的品位。

学界在对流行文化进行种种评说时,都意识到它的发生、发展、繁荣是时代风潮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现象,因而对它做出了各种反应;与会者在深入剖析其成因后,就流行文化的内涵及特质达成了共识。一,它消解了传统文化中的层阶,否定了文化等级中的高低雅俗之别,从而使流行文化有可能在现代生产方式上建立自主的运行规则。二,流行文化在经济体制的参与下,运用商业手段,转换人文思想资源,满足了公众希望舒缓压力的心理诉求。三,破除了精英阶层对知识言说的垄断。知识的惟一性与事实的惟一性不再等同,知识的合法性重新被纳入无意识欲望的个人感受中,被纳入非理性原则中。四,流行文化打破了传统文化逐级提升式管理,建构了一夜成名的流行文化模式。五,流行文化可能会消除不同地域、民族间的差异。

对新时期以来的流行文化思潮,与会学者在热烈的学理探讨中,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关注。

有的学者在开阔的全球文化背景中,回溯了新时期以来流行文化思潮,并对20年间中国流行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新时期以来,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大众文化话语三者之间虽不乏有争夺话语空间的冲突,但更多的是彼此互动的关系。流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开放态势:文革后源自台湾校园歌曲的流行乐,20世纪80年代来自欧美的摇滚风,及90年代的“行为艺术”。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时期流行文化发展的精神特质与纯文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均从轻松单纯的情绪表达过渡至浮躁焦灼的现代主义情怀;而在当下,二者

的发展又都在经历一个粗鄙的随意渲染期。

针对文坛上日益增多的“作家明星化”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下社会中,明星逐渐取代了作家的中心地位,文学正走向边缘。在商业媒体的操作下,作家与明星的双重身份可能被定位在同一主体身上。他们或是得到主流文化权力层认可的奖项,或是向流行文化投降,最终以流行文化的方式来对待文学事业。评论界由此思考一系列问题:纯文学的创作是否会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性别、外貌与文本的成功是否具有逻辑联系等等。

长期以来流行文化作为精英文化的对立面,评论界习惯将其与后现代社会固有意义的衰减、无深度、想象力的死亡、无个性联系在一起。而与学会者认为,当下流行文化的研究焦点不是它与精英文化的雅俗之争,而是要审视是怎样的文化空间才造成不同历史阶段雅俗的不同定义。当代流行文化的第一个高潮就源自于对电视的操作。电视提供大面积的传播平台,它在尊重大众的名义下将受众诱入自我迷失之境;电视中的广告,又来自于商品中的流行文化,电视的消费性、复制性、集体狂欢性构成了流行文化发展的内动力。而因特网——这一新兴的现代媒体传播方式,以自己的方式构造当下文化空间的新场景,同时给予受众更大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正是借助网络这种现代电子传播手段,流行文化实现与高雅文化的合作,呈现出双向开放的文化模式。同时与会者意识到,电子媒体在走向大众民主的同时,也在日益扩大它的权力与影响。

从全球化文化研究语境角度来说,语言在上个世纪从文化制作的至高点跌落下来,文化制作转向以图像制作为发展方向,在图像的统摄下,大众文化、电子文化、图像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种文化格局中,以语言为媒介的传统纸质文学逐渐边缘化。但与会者认为,文学是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其永恒主题是对人存在的关怀和意义的追问,为人的精神诉求提供广阔的空间,以语言为核心构成的传统文学比起其他文化样式,更与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联。因而从长远来看,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化必定会形成文化生态的互补与平衡。

与会者还对网络原创文学——区别于传统纸质文学的,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新型文学样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网络原创文学是指在网络上创作和发表的文学作品,可分为三类:或虽发表于网络,但仍可以以印刷方式发表的作品;或可通过印刷方式发表,但因带有另类色彩而不被印刷媒介接纳的作品;或依靠电脑和网络技术写就,离开网络就无法生存。从网络文学的本质上讲,文学仅是人生活活动的多种可能活动领域之一,它解构神圣,打破文本作者的霸权地位,接纳作者以外的他者来参与,给予接受者充分的自主性,因而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呈现出即时交流性。网络原创文学遵循文学自由规律,向传统的意识束缚挑战,在这点上它与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更接近。而其挑战意义又逾越了文学的疆域,进入了广泛的社会领域。但网络原创文学抛弃原有的文学体制是否意味着彻底的解放?超文本的链接将纸张平面变为无限的空间后,超文本产生的不计其数的意义是否意味着无意义?与会者认为网络原创文学自贴上流行文化的商品标签后,日益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符码,在文学审美的形象感染力上也有所欠缺。

与会者对流行文化表达出各自的文化立场,归纳、总结了近年来流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经验教训。

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流行文化自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自由对自由的背离。流行文化是自由精神的张扬,其基本品格是创造性,最初是希企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独立意识,这正是流行文化本身吸引大众的缘由:独特性、自由内涵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欲求;而文化流行的形成则是以对新型文化认同、接受直到模仿的全过程。问题在于,大众认同、接受的是新型文化的独特品质、创造个性以及其中所凝结的自由精神,但由认同、接受发展到模仿阶段后,流行文化自身则完全背离了新型文化的创造精神。

有些与会者则关注当代流行文化语境中的鲁迅研究状况。在当下的语境中,作为流行文化发生与传播的主要载体的大众,与民间化甚至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的界限非常模糊。他们对所谓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进行怀疑和解构,形成巨大的文化怪圈。而鲁迅,也成为这些人进行文化围剿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新文化保守主义、“中国版”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等等文化派别的攻击。与会者以为,面对有关流行文化的种种立场,多种选择是允许的,但作为评论界,要选择的不是对世俗流行文化的轻易认同,而是要有更明智的历史理性与现实理性,这对净化与改造流行文化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学者们还就当代流行文化思潮中的其他一些课题展开有益的探讨。有的学者从话语权力的角度考察了文化的流行与变异,从中得出流行文化无法构成文化发展的主体这一结论。还有学者关注流行文化中人文价值的变迁,提出“热情的少数人”这一建设性概念,认为在某些社会背景下,“热情的少数人”的声音所代表的社会性艺术价值决定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成为主导声音,造成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本能需要散落和淡化,流行文化中的商业价值就转化成审美的人文价值。